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十一回 獨角獸奉命搶美 兩頭龍失勢遭瘟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。假使當時身便死，此生忠佞有誰知？

話說楚材等破了雙龍山之後，諸事已畢，便與文龍、鵲橋、德明一同下山。德明因父被嚴嵩害死，即欲往邊關投奔戚繼光去，得能立得功勞，有了出身，便可代父辨冤，所以不能相隨楚材同往京口遊玩。楚材亦不好邀其同往，只得任其自去，當時就在山腳下流淚拜別。鵲橋亦因記掛母親，要回去看視，便將自己乘的那匹馬贈與德明，一同分別而去。這兩個人此去，要做出無數驚天動地的事情來，此時且擱過一邊，待下回書中，再行表出。

如今再說楚材同著文龍帶了張武、沈方等上路，望京口進發，已將午時光景。好得他們主僕此時均有坐騎，所以放開轡頭便出了雙龍山的山套，見有鎮市，方才緩緩而行。聽那兩邊店家中人所講的說話，無非是打播台的事情。有的指手畫腳的，說那一個怎樣，這一個怎樣，倒妝點得極其好聽。又有幾個歡喜說鬼話的人，在那裡對沒有往看打播的人說道：「你們可曉得昨日打播台的是個何等樣人？原來卻是大人國裡特地到來的，不要說那個身體有三四丈的長，頭有圓台般的大，就是那張大嘴張開來，也就有栲栳般的大小，那雙大腳不必說，若然量起來，恐怕也有七八尺長。那個董天林哪裡還是他的對手？你們聽聽厲害不厲害？」旁邊還有信他的人，都聚在一處的聽他。楚材等聽了，恐怕被人纏繞，只作沒有聽見，低著頭縱轡而行。

直行過二十餘里，耳朵邊方覺清淨。因見時候已是不早，欲揀一家飯店住下，因即下馬步行。當有飯店中的店小二上前招接，楚材一看那店招牌，卻是叫作連升店，那個店小二的說話，卻甚圓活。再看那店，房屋亦甚高大。便同文龍帶領張武、沈方兩個一齊進去，揀了三間上房住下。所有行李馬匹，早經店小二接去安頓好了。又將牀鋪鋪好，方來請問二位相公要用什麼酒菜。楚材同文龍便也不拘什麼，隨意點了幾樣。不一時均都送將進來。

兩個對酌了一會，正在吃得高興的時節，忽然聽得隔壁人聲嘈雜，又有婦女哭泣之聲。楚材卻也並不在意，只有文龍滿腹疑心，忙喚店小二詢問，隔壁何故這等吵鬧啼哭？店小二一聽問他這句說話，連忙把舌頭伸了幾伸，搖手道：「你們二位相公是過路的人，住了一夜就要他去的，這件事何必要去問他？弄得好不必說，弄得不好，反把禍招到自己身上來了。可知道古人有兩句詩道得好，說道：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屋上霜。』這便是永不闖禍的妙法。我想相公們行路辛苦，倒是吃了飯早些安睡吧。隔壁人家的事只作沒有聽見就是了。」

楚材、文龍聽他這幾句說話，有些咬文嚼字，實在不懂。倒覺好笑起來。文龍便道：「說話不明，猶如昏鏡。人家問得你一句，你就說上這一大套，而且所說的話又不甚明白，究闔是個什麼緣故，俺倒要問問清楚，方肯罷休。不然俺們自己走過去問他便了。」店小二慌道：「並不是我不肯對你們說明，只是這件事若然說出來，你們二位聽了恐怕都要生氣，或者嚷叫起來，反要帶累小的。故此不好說得。」楚材道：「左右無事，談談有何妨礙，何必這般膽小？莫非是說了隔壁人家的事情，就要算犯法的麼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卻也不是犯法，不過是因前番也有一個客人住在我們店內，小的一時高興，忘了利害，竟把這裡地方上的事情與他說知。誰料那個客人已經把酒吃醉，聽了竟然大怒，立時敲台拍桌的吵嚷了一番。末後還奔了出門，要想去抱個不平。幸虧我們店裡人多，連忙趕出將他勸回，雖沒有鬧出禍來，已被人家曉得了。到了明日即有無數打手，上門要來捉拿那個客人。還是我們店主有些識見，說是一個瘋子，已經去了許久，若然再來，也不消你們費心，我叫伙計們將他捉住送到府上便了。那些打手方各回去。後來那個客人去了，店主還把我著實的埋怨了幾句，說若然下次再要多說，便要將生意停歇。因此小的再也不敢多嘴。」文龍道：「既然如此你今日就略略破例，把些大概講與俺們一聽。俺們決不生氣就是了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人說便說了，但是不好當作一件事情，只好把來解解寂寞罷了。」文龍道：「看不出你這個人倒有這許多囉唆。快些說吧，再不要藏頭露尾了。」

店小二聽了，方欲開口，又走出去轉了一回，方才走將進來說道：「你們二位相公不要性急，且聽小人道來。」他這般形狀，直把個文龍急得心癢難搔，一時又不好怎樣，只得耐著性兒靜聽。只見店小二又遲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們這裡地方恰叫做集賢鎮，鎮上本有好幾家大戶人家，只因我們這裡相近的所在，新出了一隻無毛大蟲，故此均懷懼怕，都各搬了開去。只有一家人家，上代也是做過官的，住在我們店的隔壁，也有好幾年了。只因他家產業甚多，一時不能搬到他處去住，所以暫且將就。不料他家有一女兒，年方十七，尚未許配人家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貌異常。而且詩詞歌賦件件精通，繡鳳描龍般般佳妙。他家的親戚曾有兩句六言詩句，贊這位小姐的好處說道：若非蓬萊仙子，定是月殿嫦娥。一日跟其母親出去燒香，不料被那只大蟲看見了，便叫人到他家裡說，定要娶這位小姐為妾。她母親聽了大動其氣，將來人得罪了幾句。那裡曉得就此惹出禍來了！過不到二日，大蟲那裡又有人到來，硬將聘禮丟下，說定今晚三鼓時候來娶。若有半個不字，便要將他家的房屋拆毀，將人個個捉去，活活打死。所以在此啼哭。你道天下有這個情理麼？所以小人先說在前，叫你們二位休要生氣。」

文龍此時已是大怒，因還不知細底，只得復耐著性兒問道：「你說了半日的話，卻還沒有說明，到底你那隔壁人家姓甚名誰，那只大蟲又是甚等人家，為何這般兇惡？你且細細說來，省得人家打這個悶葫蘆，實在難過。」店小二道：「這隔壁人家卻是姓聞，這位小姐名叫谷香，他父親卻是個秀才，叫作什麼聞人傑，年紀已經高大，只生這位小姐，恰沒有什麼勢頭與那大蟲去鬥。又因那只大蟲甚是厲害，就與他告狀打官司也弄不過他。」文龍道：「卻為何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那只大蟲是朝中嚴太師的親戚，姓錢名叫自命。他仗著嚴太師的勢頭，家中又甚豪富，官員又都懼怕於他，因此他便無所不為。見著美貌的女子，便要搶回家去成親，家中姬妾不知被他弄了多少，大半是搶來的。又自己起了一個渾號，叫作什麼兩頭龍。家中養著無數亡命之徒，作為打手，遇著有事，便叫這些打手出去。就是打死了人，也不償命。又有一個打手中領頭的，不知叫何名字，只曉得他的綽號叫作獨角獸，卻是力大無窮，異常勇猛。不論什麼犯法的事情，他都敢去做。因此兩頭龍得著了這具獨角獸，更加如虎添翼，無所不為。」文龍又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這姓錢的住在哪裡，離這裡可近不近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他家的住處閉了眼睛走去都不會走錯，豈有不曉得的道理？」

楚材恐怕文龍性急，弄出事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去問他做甚？」文龍就道：「左右無事，談談有何妨礙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離這裡五里之遙，正南上有個莊子叫做錢家莊，便是他家的住處。莊外一樣有護莊河、護莊橋、更樓、僚望樓等類，氣象甚是雄壯，故一望便知，信都不要問的。」店小二說畢便走出去了。此時楚材同文龍吃的酒已有八分光景。楚材因昨在播台上辛苦，昨晚又不曾舒適安睡，此刻覺得十分困倦，因要早些睡覺。便喚張武、沈方兩個將吃剩的飯菜收拾出去，便自上牀安睡，不多一會已自呼呼的睡去。

文龍急欲出去一看，因見不過初更時候，只得也上牀假寐。張武、沈方見他二人已睡，便也不來驚動，也去睡了。好得這裡人家晚上都是甚早的，故此不多一會工夫，店中便已靜悄悄的寂無人聲。文龍便抽身下牀，輕輕地走至天井中一聽，只聽得隔壁人家，還有婦女在那裡啼哭的聲音，比方才聽得的更加淒慘。又聽得有老者嗟歎之聲，不覺怒氣衝冠，便將自己身上衣服略略地紮束一紮束，心中付量了一會，也不從前門出去，便施出輕身本領，躍上屋頂，一路從房上走過，直至門首屋上方才躍下，望兩面細細一看，卻並無什麼動靜，知道時候還早，不覺心中暗暗歡喜。意欲走過去扣門，忽然一個轉念道：且住，俺若然前去扣門，豈不把他家驚壞？認是搶親的人到來，反為不美。還是仍然上屋進去，把要救他家小姐的來意說明，一則也叫他家放心，二則俺便可以用計混到兩頭龍家中去了。當下把主意定了，便仍輕輕地向聞家屋上跳上，躡房躍脊地直到後院，那哭泣聲、悲怨聲、歎息聲聚在一處。即忙向天井中飄身下來，走至窗外，只見窗皆緊閉。因即輕輕地將那窗紙舐開，向裡一望，見有一個絕色的女子，坐在那裡婉轉悲啼，哭得已是淚人兒一般。旁邊有一個五旬年紀光景的老婦人，立在那裡帶淚勸解。又有一個花白鬚老者，只是垂淚長歎。一

旁還立著許多男婦僕人。文龍本想即行進去一問，因要聽他們的言語，只得暫為稍站。

只聽得老婦人道：「我的兒呀，此時事已成事，木已成舟，也叫無可奈何的了。且不要把身子苦壞，若然他們來娶時，待我充你一往。若得見著那惡霸的面，便將我這條老命拚他一拚，那怕不能結果這惡霸的性命！」又見那女子嗚咽道：「母親休說這般說話，也是女孩兒命運所招，避不來的。女兒本欲行個自盡，只因死在家中不明不白，仇又不能報得，倒不如任其搶去，見景生情，將這惡霸結果，女兒便自己尋個自盡，一則出了這口惡氣，二則也與人家除了一害。只是爹娘生女孩兒一場，養育之恩未報，又無兄無弟，將來無人侍奉，豈不苦壞爹娘？然事已如此，也說不得的了。」說至此又復掩面大哭。

只見老婦人聽了女兒這幾句說話，把頭搖了幾搖，頓時跌倒在地，昏暈過去。那些僕婦等人慌忙奔過去挽扶，老者也趕至老婦身邊，同那女子一齊叫喚。不期叫了一回，竟不肯醒，老者不覺大哭道：「我聞人傑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，罰我今世遭這不測之禍。我也不要這老命了，同你一齊去吧！」說畢剛欲將頭向壁上撞去，文龍早就趁此機會把窗拉開，跨將進去喝道：「休行拙志，凡事有俺在此。」老者一見，不覺又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為何深夜到來，莫非與惡霸家來做探子麼？」文龍笑迷迷地說道：「老丈休得驚慌，俺卻不是惡露家的探子。只因曉得府上有為難的事，此番特來解救。這位昏倒的可是尊夫人麼？」老者見文龍出言大方，相貌不俗，便也不敢怠慢，忙答道：「這個正是賤內，但老漢難心之事，恐非足下可解，說也徒然。」文龍道：「俺若不能解救，俺也不肯來了。你家一切的事，俺已深悉，也不必老丈再談。如今且先把尊夫人救醒過來，再定退那惡霸的計如何？」老者聽了歡喜之極，忙叫僕婦等將老婦扶在一張榻上睡了，看時還是牙關緊閉，兩眼望上直豎。文龍便叫僕婦等站開，走至榻前把那老婦的三關上用力一拿，只聽哇地一聲，老婦已醒將轉來，仍是哭泣不止。老者見文龍將他妻子求醒，已是十分敬服，當他神人一般，也不想大門未開，他從何處到來。此時正是急難之際，還有什麼嫌疑之避？便請文龍坐下，請教尊姓大名。文龍便把自己的姓名，並曉得他們的事情，特從屋上到來的緣由一一說知。直把個聞人傑喜得說不出話來，停了一停，方把自己姓名也告訴了文龍，然後請問計將安出。文龍道：「計卻有一個在此，但是不當穩便，尤恐難於啟口。」聞人傑道：「怎見得不當穩便？此時事勢已急，不論什麼計較老漢均可聽從，請即吩咐便了。」文龍道：「聞得三更時他家即要來娶，現在事已緊要，別樣計較均難施展，唯有將俺改裝代作令愛嫁去，待到得他家時，自有妙用。此刻也不必說明，總可保得下次不來纏攪。」聞人傑驚道：「除非這惡霸死了，方可不來纏攪。足下此去，莫非把他弄死不成？這卻斷斷使不得。況一則連累足下，二則若然根究起來，老漢一家性命仍是不保。還是另求妙計的好。」文龍笑道：「不妨！俺也不是去將他處死，不過與他吃些驚嚇，使他改過。請老丈放心便了。」

聞人傑聽了方欲接言，忽聽得外邊如暴雷一般地響將起來。慌忙側耳細聽，卻是扣門的聲音。不覺吃驚道：「搶親的已經來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文龍道：「老丈不必吃驚，盡管照此而行，決不有累便了。」此時聞人傑的妻子同那女兒谷香，早已把文龍的話聽得清清楚楚，知道必有作用，連忙過來口稱恩公，叩頭道謝。文龍不便相扶，還禮不迭地一同跪下。聞人傑連忙過來將文龍扶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只得有累足下了。」便叫妻子將女兒的新鮮衣服取出，交與文龍罩在外面了。怎奈一雙大足無可裝小，只得把裙子放得下些，略為遮掩。又趕緊將頭巾除下，揣在懷中，叫僕婦等人鬆鬆地替他挽個時新高髻。好得是在深夜，容易瞞過，便叫谷香母女避在裡面，自己坐下等候，叫男僕等出去開門。聞人傑看了這樣，沒奈何捏著一把汗，聽天由命。不道僕人等方才出去，那兩頭龍的保家師爺獨角獸已率領著二十個打手，抬了一乘彩轎，打破大門直搶進來，聞人傑見這般光景，嚇得滿身發抖，喝道：「你你你們這班無無知的人怎敢如此強盜般地闖進門來，是何道理？」文龍見聞老如此膽小，不覺暗暗好笑，也不等他說完，便裝作嬌聲接口道：「你們可是錢家的人麼？此刻是來搶劫物件，還是到來娶親？快些說個明白，不得在此胡鬧。」

那獨角獸一見這美貌女子，也不管青紅皂白，即當她是聞家小姐，便道：「俺們正是錢大爺打發到來娶小姐的，怎說是搶劫物件呢？」文龍道：「既來迎娶奴家，今日到你家成了親時，明日便是你們的主母了，怎敢見了奴家頭都不叩一個？難道你們仗著主人的勢頭，竟敢看不起奴家麼？緩日再與你們這般人算帳便了！」獨角獸聽她這些言語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暗想往常搶劫女子時，不是啼啼哭哭，便是尋死覓活，從無這般無事的樣子。娶了她去，將來主人必然怕她，若然被她在枕邊說些俺們的不是起來，主人一定聽她說話，那時只怕就有些不妙了。為今之計，倒不如做個好好先生，把她先奉承好了，她自然歡喜，俺們過去之後，樂得得她些賞賜也是好的。因此想定主意，便假意上前叩頭道：「原來就是聞小姐，小的等有眼無珠，冒犯小姐，望勿見怪。此刻吉時已到，求小姐就此上轎罷，免得大爺在家心焦，說小的們不會辦事。」文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且各退出，待奴家上轎之後，再喚你們抬。」獨角獸不敢不應，只得諾諾連聲，立起來叫轎夫將大轎抬放堂中，自己率領著眾打手，退至天井東邊的廊下候等。文龍見他們沒有看出破綻，暗暗歡喜，便慢慢地移步走至聞老身邊悄悄的說道：「一切之事俺都自有道理，老丈須囑令愛等放心，切不可擔驚受嚇，斷不致有累老丈。然此地亦不可久居，且等俺回來後，再作計較便了。」聞老此時束手無策之際，見他肯去，雖然可以暫救燃眉，細想終非良策，只得聽其自然，便也低低地囑咐道：「一切仰仗大力，唯不可傷他性命，至要至要！」文龍答應了，剛欲叫僕婦等挽扶上轎，只聽得裡面聞老的妻子大哭出來道：「我的女兒，為娘的怎捨得你去呢？」文龍不知為何，倒覺吃了一驚，認是聞小姐有何長短，便也慌忙假作悲聲上前相問。

原來她這大哭卻有一個道理在內，恐怕錢家的來人將文龍看破，所以谷香小姐叫她母親出來假意相送，當下也將緣故悄悄說明。文龍不覺暗暗贊歎道：好個女子智士，將來不知何人消受。隨亦安慰他道：「俺這一去，定能將此事挽回，決不會弄出事來。你們須要安心靜候，凡事等俺回來商議，唯須囑令下人們，不可漏泄風聲出去，你們自然無礙。」聞老的妻子也是連連答應，假意高聲叫僕婦等挽扶小姐上轎。文龍也不待攙扶即自己走進轎中坐下。聞老道：「待我送你同去罷。」文龍道：「這卻不消，只要常常看視女兒就是了。」聞老見他裝得甚像，只得喚進獨角獸等一行人來抬轎子。聞老的妻子此時也沒有什麼言語，只是大哭不止。獨角獸見小姐已在轎中坐好，不敢怠慢，便親自上前將轎簾放下，又將封皮封好，叱令轎夫等抬起就走。聞老又對獨角獸說道：「你回去對你主人說明，須把我女兒好好看待，我自然改日把妝奩送去。倘然有何不好之處，我卻是不依的。」獨角獸道：「老相公只管放心，俺家大爺見了你小姐這般美貌，怎敢相輕？俺們改日再來討喜錢了。」說罷便搭著轎子一擁的出去。

及至出了大門，獨角獸得意之極，以為莫大之功。哪裡料得到轎中卻是一個男子，若然做起親來，便要槍觸槍了。慢表獨角獸得意，且說文龍坐在轎中，偷眼望外張看。但見一路火把輝煌，照得街道如同白晝一般。約走了二里多路，便將身上所罩的女人衣服輕輕脫下，把來捲作一團塞在座身之後，又把發髻拆開，照舊挽好，將頭巾從懷中取出，依然戴好，仍是默默無言的坐在轎中，專候一到惡霸家中，見機行事。那些人究竟是個粗人，哪裡曉得轎中改頭換面？只是匆匆忙忙地催促轎夫快走，一路行來，已離惡霸家不遠。只見又有無數人持著燈籠火把迎上前來，向獨角獸問道：「怎麼你們去了許久，直到此時回來？大爺待得不耐煩了，恐怕有何不妥，特命我們前來接應的。」獨角獸哈哈大笑，一面走一面說道：「幸虧不是你們去，若是你們去了，倒是真個有些不妥之處。不要說娶不回來，就是能夠回來，到了明日但怕就要趕將出去，再要想這個稱心適意的勾當，就有些費事了。」那些人吃驚道：「照你這般說法，敢是沒有娶來不成？」獨角獸又笑道：「不是俺自己誇口，俺既前去，那有不能娶回之理？」那些人道：「既然娶得就罷了，怎麼偏有許多說話？」獨角獸道：「俺看你們總是少不經事，能夠知道些什麼來？你可知道內中卻有多少曲折，不是容易乾的事。俺若照你們這般冒失，只怕明日吃不了就要兜著走呢。這叫做粗中有細，智勇雙合，此時也無暇與你們細說，只等有空閒的日子，再與你們細談吧。」文龍在轎內聽得清楚，不覺暗暗好笑，想道：他自己眼睛沒有，把個男人娶回，倒要說人家冒失，誇這許多海口。俺看你明日倒要吃不了兜著走呢！俺如今且再玩他一玩，看是如何。想畢便故意又裝出嬌聲在轎內接口道：「好奴才，怎敢多言多語，這般放肆？不是奴家自己肯上轎，難道你們竟敢強搶不成？此刻大家不准開口，若然再要多話，明日奴家回了大爺，把你們一個個地盡行逐出，看你們還敢這樣凶橫麼？」獨角獸聽了，慌忙回答道：「小的們再也不敢多說，只求小姐高抬貴手，在我們大爺面前說上幾句好話，把小的們抬舉抬舉，就感恩不淺了。」

說畢又暗暗地對著眾人把舌頭伸了幾伸，低聲的說道：「如何，你們聽見了？可是不好弄的，將來倒要大家留神些，方可無礙。不然只怕大家都不能過這快樂日子。你們試想，家裡幾位姨娘，有他這種厲害的樣子麼？」正在說時，已至莊橋上面。眾人連忙謹慎小心地左右擁護，一直往裡面抬去。獨角獸又悄悄地讓一個人趕進去報喜，並請示下，然後慢慢地扶著彩轎向裡而行。此時錢自命正在同著許多以前搶來的姨娘，在內堂飲酒取樂，專等把聞家的小姐搶來，便可成親作樂。因他曾看見聞家小姐的美貌，眾姨娘中一個也沒有及得她來，故此愈覺快活。只是等了多時，還不見到。心裡正在焦急，卻好那一個報喜的趕進去稟道：「聞家小姐已經娶到，請爺示下，在哪裡出轎？」錢自命喜道：「果然獨角獸能乾，明日要重重賞他，此刻就叫他們把轎兒抬進來吧。聞家的小姐卻也是大人家的出身，不可輕慢於她。待成了親時，緩日俺還要親自到她家中去拜見丈人丈母哩。」說畢哈哈大笑。

那人聽畢，即忙向外走出，迎著獨角獸道：「大爺吩咐，快把轎兒抬到內堂，新人就在內堂出轎，不得怠慢。明日領賞。」獨角獸即忙答應了幾個是，便擁著彩轎直至內堂停下。獨角獸先走上去，見了錢自命陪笑道：「恭喜大爺，賀喜大爺，門下已將聞小姐娶到，請大爺定奪。」錢自命大喜道：「有勞有勞，此刻且去歇息，明日一總領賞。」獨角獸連忙答應，同著一眾人一齊退出，不提。

再說文龍早已在轎簾縫中把錢自命細細一看，見象年紀雖有三旬向外四旬不到的光景，不但相貌醜陋，而且五官亦生得不落部位。最討厭的是滿口鬍鬚，均生得七長八短，亂蓬蓬的不像樣兒。又看兩旁的姬妾，恰都是異常嬌美。那絕嫩的面龐，也各吹彈欲破，心中暗想：這些美人同他睡覺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他一口的鬍鬚，根根如豬鬃一般，親起嘴來，桃花面上哪裡禁當得起？也要算她們的晦氣。俺如今且把他這嘴上的東西，替他算計去了，也好教這些美人感激著俺的好處。剛剛想畢，忽聽見錢自命哈哈大笑道：「眾位美人，快把新姨扶出轎來。」即有幾個姬妾走過來，將轎簾揭開一看，不覺各吃一驚，大喝道：「不好了，有妖怪來了。」不知什麼妖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